

南市和北市周边的里坊，住宅相对密集。尤其是那些做生意的胡商，喜欢把家安在南市附近。南市的位置大致在今安乐镇茹凹村与曙光村之间，中晚唐以后，这里已成为居民区，金、元以后基本被废弃。

隋唐大运河因为营建洛阳城而开凿，洛阳城又因为运河的开凿而面貌一新。贺云翱认为，大运河洛阳段的开通，使“洛水贯都”成为古代城市格局的典范。而“沿洛河两岸发展”这一城市建设理念，从隋唐延续至今。如今，古城古村仍像洛河岸边的一颗颗明珠，在历史的天空下熠熠闪光。

构建运河文化遗产带

不可否认，大运河的开凿与使用促进了桥梁、码头等水工设施建造技术的大发展。今日的洛阳，隋唐运河沿线分布着众多桥梁遗存，设计者的奇思妙想解决了许多复杂的水陆交通问题，同时又兼顾了艺术美感与天人感应的哲思，成为彼时文人墨客和旅人行者诗文游记中的“常客”。

作为隋唐大运河上留下的重要遗迹和醒目标志，天津桥不能不提。它位于通济渠的渠首段，千百年来屡毁屡建，是王朝兴衰、历史浮沉的见证。宇文恺在洛水上建桥，以连接洛水两岸的宫城、皇城及里坊区。从此，天津桥的名字便与这座城、这条河紧密相连。

最初建成的天津桥，本是一座浮桥。它位于隋唐洛阳城的南北中轴线上，“南北夹路，对起四楼，其楼为日月表胜之象”，长度在 200 米左右。隋朝末年，李密率瓦岗军攻入洛阳城，焚毁了天津桥。唐代仍以洛阳为东都，并对天津桥进行了重建和改造。其中最大的变化，就是将天津桥由浮桥变成了石桥。尽管如此，它仍然难以抵挡洛水的冲击。史料记载，从唐至宋的数百年间，天津桥曾多次被冲毁。

天津，即天界上的渡口，是船只可在此停泊并驶往银河的处所。桥两端有酒楼、市集。“天津晓月”是洛阳八大景之一，拂晓时分，漫步桥上，举首可见弯月垂挂天幕，俯首可见河面波光粼粼。李白曾在《忆旧游寄谯郡元参军》一诗中回忆了自己在天津桥南董家酒楼喝酒的情形：“忆昔洛阳董糟丘，为余天津桥南造酒楼。黄金白璧买歌笑，一醉累月轻王侯。”

斗转星移，沧海桑田，天津桥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。直到 2000 年，考古工作者发掘古洛河石堤遗存时，在洛阳桥西约

400 米处发现了它的石砌桥墩。当前，隋唐洛阳城天街遗址保护展示贯通提升工程正在有序推进，隋唐洛阳城国家遗址公园建设也逐步成型。洛阳市也正在筹划新建天津桥，此举对贯通天街轴线、打造隋唐洛阳城品牌意义重大。

从考古实证的层面，天津桥的桥墩之间跨度为 15 米左右，但桥墩本身宽度仅有 2 米，这个尺度无法承载拱桥基础。因此天津桥为平桥，且不存在平桥下拱的情况。清华同衡遗产保护与城乡发展研究中心遗产六所所长肖金亮表示，新天津桥可以不拘泥于古代造型，从强化中轴线景观，提升隋唐洛阳城遗址公园整体保护展示角度进行设计。

除此之外，运河相关遗产遗存包括隋唐洛阳城遗址中的定鼎门、应天门、明堂及里坊区遗址等城镇遗存。目前，整个河南的大运河遗产构建了集文化、景观、游憩、生态等“多线合一”的运河文化遗产带。比如，隋唐城遗址植物园就位于隋唐洛阳城里坊区遗址之上，总占地面积 2864 亩，其中水域面积 17 万平方米，1 万多米长宽窄相宜的明渠水系既可用于灌溉，也增添了园区的灵秀之气。

在河南郑州的索须河畔，游园、栈道、草坪和嬉戏的水鸟同样吸引了不少市民。另一座大运河重要节点城市开封，则利用大运河文化带建设进行宋代文化发掘研究，启动了新郑门城摺城片区等规划，力图再现汴河润城的文化风貌。

“遗产保护应被摆在首要位置，在此前提下合理开发。”郑州大学历史学院院长刘庆柱认为，大运河文化本身就是大排
隋朝天津桥遗址。

